古文字研究(34):119—125,2022

商代夷方人名与古越语关系

陈光宇

一　商代方国人名与汉字记音

历史上汉字记音的语料可以扩大我们对古代汉语集团与非汉语集团语言交流的历史认知。传世文献《越人拥楫歌》是公元前528年以楚汉字记录的越人歌唱语音。当时也以楚辞形式翻译了越语歌词,成为破解古越语的钥匙。《越绝书·吴内传》的《维甲令》是公元前484年越王句践对吴国宣战的动员令,晦涩难懂,幸而文中夹杂汉文注释,成为破译关键。《越人拥楫歌》以及《维甲令》留存的古越语经过韦庆稳、郑张尚芳、周流溪等学者的研究可以确定属于古侗台语系[①]。先秦文献及出土铜器铭文所见吴越人名也存有汉字记音的宝贵语料。郑张尚芳将十数个吴越人名及地名与古越语相关的亲属语言如泰语等比较,得以揭示这些记音名字的本意[②]。叶玉英进一步从古越语多音节黏着语的特性分析吴越人名及文献上人名异文的解读[③]。学界从汉字记音的视角所作研究可以确定春秋时代吴越使用的古越语与今日华南、东南亚使用的侗台语系有关,可以视为与古南岛语同源的古侗台语。

商代甲骨卜辞及铜器铭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字出土文献。商代四境,方国林立,征伐不断。甲骨卜辞的第一、四、五期均有与夷方来往的记载。帝辛十祀征伐夷方的记录见于黄组及无名组卜辞,可以按日排谱,数量达上百条。《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吕氏春秋·仲夏季》:"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这些先秦传世文献所称东夷应该就是卜辞的夷方。夷方虽是晚商主要征伐对象,但有关夷方人种、语言等问题,资料缺乏,所知极少。比照春秋时代汉字记音的吴越诸例,我们推测如果夷方族群语言不同于殷商,也许可以在甲骨金文中发现汉字记夷音的蛛丝马迹。殷人多用单名,兒氏家谱十一世人名以及上百的商代贞人全为单名。一些方伯也用单名,如危方美、帷伯印(《合》36481),盂方伯炎(《合》36509),攻伯麓(《合》21069),等等。对比之下,春秋吴越人名却极少为单名。因此,在出土商代文献中如果发现人名不是单字,并且无法用职官、亲属、氏族来理解时,也许就可以从汉字记音的角度作进一步考察。我们遍查商代甲骨金文得到如下夷方人名:夷方无敄(《集成》944),夷方䍙(《集成》5417、4138,《上博藏甲骨》54806),滩伯殁首乇(滩伯盉M18:46),夷方虢(《合》36492)。图1列出从铭文及刻辞拓片截取的夷方首领名字,以方框圈示。就此原始材料,我们逐一检视这些夷方人名是否可以作为汉字记音的语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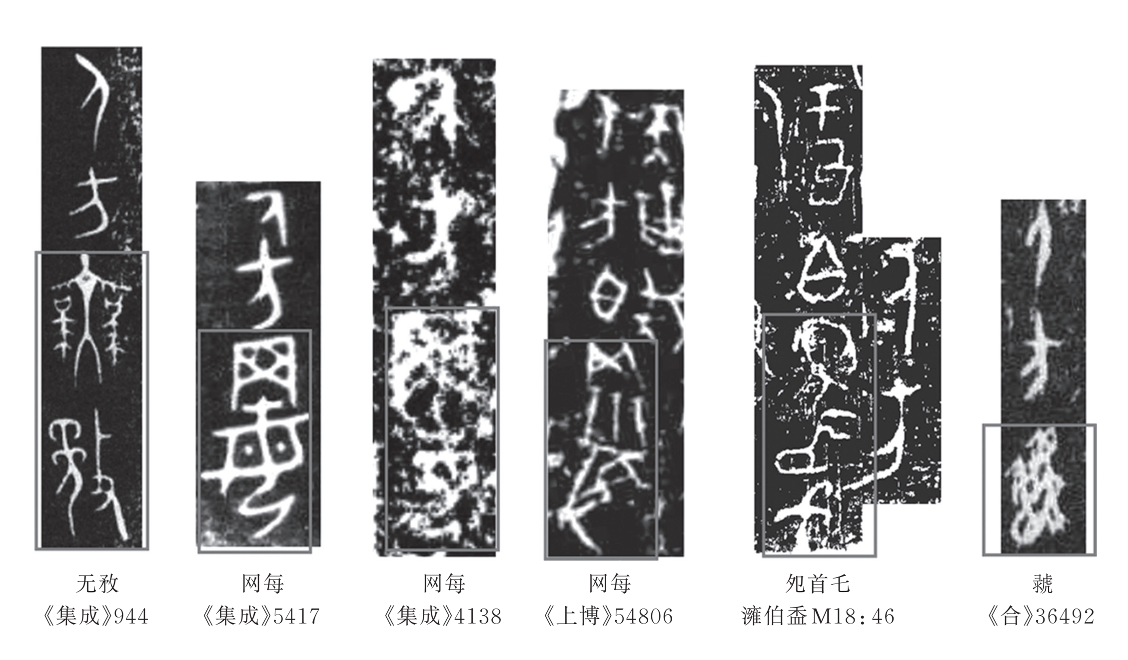


图1　见于商代出土文献的夷方首领名字

二　夷方无敄

作册般甗(《集成》944)有铭文20字："王宜夷方无敄咸王赏作册般贝用乍父己尊来册。"前半部分"王宜夷方无敄咸"，诸家释读颇有不同。笔者就"宜"字在商代卜辞中的用法，以及甗器的蒸煮功能，论证此器之"夷方无敄"确为夷方首领，被擒之后用作为宜祭之人牲[④]。作册般甗的"夷方无敄"与无敄簋(《集成》3664)、无敄鼎(《集成》2432)的作器者"无敄"不是同一人。新见无名类残辞有"作册般"三字，时间定在武乙前期，"作册般"此人可能跨越文丁、帝乙、帝辛三朝为官[⑤]。考虑晚商征伐夷方的时间，作册般甗的作器时间应该在乙辛时期。

春秋吴越铜器多有"无某"之名，如无寿、无需、无夒、无昪、无忌、无叀、无龙、无者、无土、无伯彪、无恤、无㒵、无锗，其中无需、无土等确为西周东夷人物。传世文献所见自春秋战国以迄汉初以"无"为名首的人多为越国君长，《竹书纪年》《吴越春秋》越国君王由夏少康所封无余以降14人，其中6位君王取名以"无"为名首：无余、无壬、无瞫、无余、无颛、无强。春秋时期吴越人名多带前加或后加派生词。通过与侗台语系的亲属语言比较分析，往往可以发现这些派生词实为中心词，有实质意义。"无"的上古音诸家拟音为*maa，与侗台语系亲属语言古泰语中表示尊称的语音maʔ相近，可以确定"无"是古越语表示尊敬的人名词头之一，有主人、先生、君等意味。以"无"字作人名词头，反映古越语音节的汉字记音，也符合古越语中心词在前的规律[⑥]。

作册般甗的“夷方无敄”，取名明显不同于殷人单名习俗。比照吴越人名，“无敄”极有可能是商代汉字记音的例子。也显示夷方语言与春秋吴越所操古越语相同或相近。作册般甗之“无敄”以及吴越铜器铭文所见之“无某”之“无”，字形均作“舞”字。甲骨卜辞的“无”也作“舞”字，象古巫舞蹈之形，多作动词“舞”，而不作“有无”之“无”解。夷方无敄之名选取“无”字表示君长，除了汉字记音外，是否有古巫舞蹈的意涵，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　夷方网每

小子䍙卣（《集成》5417）、文父丁簋（《集成》4138）以及《上博藏甲骨》54806.2牛胛骨残片刻辞等三件商代文物都记有“夷方䍙”。常玉芝、韦心滢等认为此三件文物都记述有关帝辛十四、十五年伐夷方的事迹[⑦]：帝辛十四祀十月乙巳进行“望夷方䍙”（小子䍙卣），帝辛十四祀十四月癸巳进行“伐夷方䍙”（文父丁簋），帝辛十五祀一月丙戌进行与“夷方伯䍙”的交战（上博刻辞）。三件出土文献分别讨论如下。

小子䍙卣有铭文43字，全文为：“乙巳，子令小子䍙先以人于𡌨，子光赏贝二朋，子曰贝隹丁蔑汝历。用作母辛彝，在十月。月隹子曰令望夷方䍙。”器盖铭：“举母辛。”大意是：乙巳日，子令小子䍙带人先至𡌨地，为此子犒赏小子䍙二朋贝币，子说贝是王给你的嘉赏勉励。小子作彝器纪念母辛，在十月。此月正是子命令去侦察夷方䍙。器盖铭是举族族徽及母辛二字。此器“隹丁”二字，“隹”下之符，两旁竖笔没有出头，不是“口”字，所以不宜释读为“唯”。邓飞以为“丁”指文丁[⑧]，李学勤论证释为“辟”，“辟，君也”，用来指时王[⑨]。

文父丁簋有铭文33字，全文为：“癸巳𠬝赏小子某贝十朋，在上𩰫，隹𠬝令伐夷方䍙，宾贝，用作文父丁尊彝，在十月四。〔举〕”大意是：癸巳日𠬝在上𩰫赏赐小子某贝十朋。命令部队讨伐夷方䍙，宾贝，作彝器献给文父丁。此器原件照片及拓本多处漫漶。首句“赏小子某”之“某”处字迹残缺，无法释读，只能存疑。小子某可能就是《集成》5417器的小子䍙。幸而“令伐夷方䍙”五字字迹清楚，可以确定征伐对象是夷方首领䍙。

《上博藏甲骨》54806.2：此片为牛胛骨残片，可见13字刻辞，上下阙文。刻辞为：（比）多侯甾伐夷方伯…夷方伯䍙率…。刻辞中的“䍙”字与上举两件铜器铭文的“䍙”字写法不同，学者或以为不是“䍙”字，或以为是“䍙”的同文异体[⑩]。就所见甲骨拓片，此字上部从“网”无疑，下部字形不清，但就笔顺及整版刻划技巧而言，笔者赞成此字为“䍙”的同文异体。

关于“夷方䍙”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其一，“䍙”是地名还是人名？小子䍙卣称“望夷方䍙”，或以为“望”之宾语当为地名[⑪]，但文父丁簋称“令伐夷方䍙”，卜辞称“夷方伯䍙”，足以证明“夷方䍙”当指为夷方首领之名。其二，“䍙”是单字还是复字？《说文》：“䍙，网也。从网，每声。”所以学者多视“䍙”为一字。但是考察甲骨卜辞所用“网”字或者从“网”之字的用例，以及审视三件文物拓片“䍙”字的字形（见图1），笔者认为“夷方䍙”应该读为“夷方网每”，理由

如下。

1.甲骨田猎卜辞有网鹿(《合》10666、10976)、网雉(《合》10514)、网鸟(《合》10514)、网兔(《合》10744、10745、10746)、网隹(《合》880、6016)的记述,其中"网"作动词,表示以网捕获某种动物。刻辞中的"网"字与被捕获的对象如"鹿"的刻字往往相距甚近,乍看之下,像是一个单字或合文。例如《合》10666的"网鹿"有似"罷"字。然而《合》10976"壬戌卜,散贞:呼多犬网鹿于蔥"中,"网"与"鹿"二字分居两行,明显不是合文单字。所以"罷"字实为"网鹿"。又如《甲骨文字诂林》一书列为字号2832的"罹"字,实为"网隹"。比照这些例子,"夷方䍙"之"䍙"完全可以视为复字"网每"或合文"网每"。

2.文父丁簋(《集成》4138)的铭文虽然拓片模糊,但是"令伐夷方䍙"数字尚称清晰可见。其中"䍙"字的"网"和"每"明显分开(见图1),完全可以读为"网每"二字。另外,小子𦒔卣器(《集成》5417)之"䍙"字所占位置明显超过该器铭文任何二字的平均间距,完全可以视为"网每"二字的合文。

3.部分学者已经将"䍙"直接读为"网每"两个字,他们以为"网"通"亡","每"通"悔","网每"即是卜辞习语"亡悔",即不会反悔之意[12]。释读小子𦒔卣及文父丁簋的"网每"为"亡悔",显然错误,但是将"䍙"字视为"网每"合文或复字却是正确的。

如果确定此三件出土文献的"夷方䍙"确为"夷方网每",我们就可以考虑"网每"这个名字是汉字记音的可能性。"有无"的"无"字在出土文献和典籍中多假借"亡"为之。楚简"网"有从"亡"声的异体。《说文》:"网或从亡。"下表比较诸家对此三字所拟上古音[13]:

	郑张尚芳	白一平、沙加尔	许思莱
无	maa	*ma	*maʔ
网	mlaŋʔ	*maŋʔ	*maŋʔ
亡	maŋ	*maŋ	*maŋ

"无"与"网"上古音声母均是m-,拟音与"亡"近。所以"无敄"的"无"和"网每"的"网",应该是音近的两个汉字,"无"与"网"二字在殷商时代用作汉字记音的功能与意义,可能无分轩轾。换言之,殷人用商代汉字记录古越语词头尊称语音maʔ时,"无"或"网"可能都是选项,因为二字上古音与泰语尊称的发音相近。若然,"网每"当可视为殷人以汉字记音表示的夷方首领名字。

四 夷方濉伯与夷方虢

夷方濉伯的名字见于1994年山东滕州前掌大M18墓出土之夆盉(M18:46),铭文16字:

“萃擒夷方濂伯夗首乇,用作父乙尊彝,〔史〕。”[14]冯时认为“夗首乇”的“夗”与“顽”字音近可通,释读“夗首”为“顽首”,意即顽酋。言殷周与夷狄交战而掳获其首,常记录私名,如盂方伯炎、卢方伯巢等,所以认为乇是私名[15]。但是假“夗”为“顽”,卜辞、金文俱无他例,而既称濂伯再称其为顽酋,也嫌多余。另一个可能是“夗首乇”是商周所谓的复合氏名,内含父母族氏名称。但夗、首二字俱不见用为商代氏名的例子,所以此说难以成立。学者构拟“夗”与“宛”字的上古音作qonʔ或ʔjwan[16]。“夗”与“宛”字上古音与百越语的“人”字音近。秦时百越地名有宛温、宛陵、宛朐(今山东菏泽),其中“宛”字即古越语“人”的汉字记音,意即某类人所居之地[17]。而属于侗台语系的泰语$khon^2$的意思也表示人。泰语$khun^1$的意思是“将,帅,首领”[18],有见于泰语发音的$khon^2$与$khun^1$都与“夗”的上古音接近。将夷方濂伯之名“夗首乇”理解为三音节名字,将“夗”字视为名首,表示某将军或某人,完全符合古越语语法。

夷方虤名字见于《合》36492。此片与《合》36969及《合补》11309缀合之后全文为:“丙午卜,在攸贞:王其乎在片牧延执胄夷方虤,焚伯梡,弗每。在正月。隹来正夷方。弜执。辛亥卜,在攸贞:大左族有擒。不擒。”记述帝辛十一祀一月夷方虤被执,伯梡被焚之事[19]。学者多将夷方首领的名字隶定为“虤”,虽然拓片所见该名字笔画不清,不过该字明显可见由左右两个部件组成,考虑古越语人名多为双音节或三音节,则“虤”字可能是“录虎”二字合文,也可以视为是汉字记古越语的留存。如果“夷方虤”读为“夷方录虎”,则紧接的“焚伯梡”的“伯梡”可能就是指夷方虤。因为既称之为伯,为了契刻方便就将词头“录”省略了。

五　商代夷方的语言与人种

在郑张尚芳、李锦芳、叶玉英等诸位学者对春秋吴越人名的研究基础上,我们检视商代铜器铭文所见夷方无敄、夷方䍙、夷方濂伯夗首乇,以及卜辞所见夷方伯䍙、夷方虤等人名(图1)是否能够作为汉字记音的例证。考量下列分析结果:1.“无敄”与文献所见吴越众多“无某”的人名相似,均用“无”为名首;2.古越语与侗台语的关联;3.“网每、夗首乇、录虎”等名字可能符合多音节粘着语的古越语特征。我们认为以上四个夷方人名很可能是殷商汉字记录夷音的留存,据此推测商代夷方所操语言应当是古越语或者是古越语的前身。如果这个想法正确,殷商时代的夷方将是第一个确知由古越语族群建立的方国。

依据乙辛时代记录征伐夷方的黄组、无名组卜辞,夷方地望在山东的中部、东部,都邑在淄潍之间的鲁北地区[20]。山东颇存有一些具备春秋吴越特色的地名,例如“莱州、东莱、莱芜”的“莱”字对应的是古越语指郊野的“野”字,而“夫于、夫钟”的“夫”,对应的古越语是指丘陵地形;另外也有山东地名南迁吴越之例,如“禹封泰山,禅会稽”之会稽山;姑蔑南移至浙之龙游,潍水南迁为淮水[21]。这些地名联系的现象间接地证明商代夷方所在的山东地带可能就是越人故地,夷越同源,史籍所载东夷族群可能与侗台诸族同源或为近亲。

古越语指春秋时代或更早时期的吴越人所操语言，也是古代百越民族的共同语言。百越族群与今日分布于华南、东南亚的侗台语族群的先民相同，所以古越语应该就是古侗台语。历史语言学、分子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的科际整合研究，已经指出侗台语与今日分布东南亚、南洋群岛、大洋洲群岛的南岛语系同源[22]。近来分子人类学利用古DNA检测追踪Y染色体特定突变点得到不同的单倍型类群（haplogroup），可以用来构建人类谱系树，厘清人类族群的亲缘关系。例如属东亚人种特征的O单倍群，其中O1–M119与O1b–M110分支是侗台语族群的特征型。在良渚遗址出土遗骸有O1单倍群亚型，表示古良渚人群与操古侗台语或南岛语的族群有共同祖源的遗传关系[23]。如果商代夷方所操语言确为古越语，那么夷方人可能与操侗台语、南岛语的族群有血缘关系。未来如能在山东的夷方考古遗址取得遗骸展开Y染色体单倍群、粒腺体DNA及全染色体DNA等系统的检测工作，不但可以进一步厘清夷方人与侗台、南岛语族群的遗传关系，也可以追踪商代以后夷方或东夷人的迁移途径。

附记：此项研究承王士元教授、叶玉英教授提供文献资料意见，助益良多，十分感谢。

（作者单位：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东亚文化语言系）

注：

① 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探》，载《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郑张尚芳《越人歌的解读》，《东亚语言学报（C.L.A.O.）》第20卷No.2第159—168页，1991年；周流溪《越人歌解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3期；郑张尚芳《句践“维甲”令中之古越语的解读》，《民族语文》1999年第4期。

② 郑张尚芳《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民族语文》1990年第6期第16—18页；李锦芳《论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第78—84页；郑张尚芳《古越语地名人名解义》，《温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8—13页。

③ 叶玉英《春秋时期古越语的音节结构与吴越铜器中国名、人名的解释》，《古文字研究》第31辑第177—187页，中华书局2016年。

④ 陈光宇《夷方无敄与古越人名》，《甲骨文与殷商史》新11辑第325—3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⑤ 孙亚冰《论一版新见无名类卜辞中的作册般》，《古文字研究》第33辑第136—139页，中华书局2020年。

⑥ 郑张尚芳《古越语地名人名解义》，《温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8—13页。

⑦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增订本）》第322页，线装书局2009年；韦心滢《海外殷末青铜器见帝辛十五祀征夷方史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3期第43—53页。

⑧ 邓飞《小子逢卣铭文释读辨考》，《江汉考古》总第147期第104—109页，2016年。

⑨ 李学勤《补论花园庄东地卜辞的所谓“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第40—42页。

⑩ 沈之瑜《介绍一片伐人方的卜辞》，《考古》1974年第4期第263页。

⑪ 欧波《商末伐人方铜器中的䍙和无敄》，《邢台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24—126页。

⑫ 武振玉《两周金文“亡”字用法初论》，《古籍研究》2006年卷上第111—117页。

⑬ 三家拟音见古音小镜网。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滕州前掌大墓地》上册第300—302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⑮ 冯时《殷代史氏考》,《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第19—31页,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

⑯ 上古音构拟见古音小镜网。郑张尚芳、潘悟云拟音为qonʔ,周法高拟音为ʔjwan。

⑰ 牛汝辰《百越语地名文化研究》,《中国地名》2020年第4期第18—22页。

⑱ 陈孝玲《侗台语核心词研究》第26—27页,巴蜀书社2011年;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第42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⑲ 李学勤《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15—20页。

⑳ 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3—7页。

㉑ 郑张尚芳《"蛮"、"夷"、"戎"、"狄"语源考》,《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辑第96—11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㉒ 蒙斯牧《侗泰语与南岛语的历时比较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第76—91页;潘汁《侗台语民族、百越及南岛语民族关系刍论》,《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第131—140页;叶玉英《从古越语到现代侗台语——语言类型转换的实例》,《东方语言学》第19辑第14—3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

㉓ 李辉、金力《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第207—211页,上海科技出版社2015年;李辉《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42—47页;Hui Li et. al. Y chromosomes of prehistoric people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Human Genetics* 第122卷,第3—4期 第383—388页,2007年。